



美文周刊



找 记者 上壹点

A11-12

齐鲁晚报

2020年5月13日
星期三

思
／
想
／
光
／
华

文
／
字
／
魅
／
力

□ 美编：继平
□ 编辑：向红

□雪樱

与杜甫做朋友，需要时间的熬煮，拥有成熟的心智。文学女博士潘向黎曾说杜甫埋伏在中年等着她，她读杜甫，也是怀念父亲。我不同，我是跟随杜甫重返草堂。

或许，杜甫生下来就是要走一条成圣大道的。他出生于官宦之家，“奉儒守官”的家风和祖上节孝仁爱的品德，为他幼小的心灵植入精神的基因，而“生常免租客，名不隶征伐”的世家特权，又为他忧国忧民、底层行走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

今天，我们说青年人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很关键，其实，直面人生第一次的失败也很关键，尤其是像杜甫这样的集大成者。开元二十三年，他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失败，他权当试试手、见见世面。那一年他24岁。

此后十年间，他裘马轻狂漫游，“春歌丛台上”，登临泰山，邂逅李白，留下千古诗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可以说，后人每一次登临泰山，都是对杜甫的致敬，这首诗作是饱满生命最淋漓的产物，也是他一生仅有一次的心灵放电，更是对盛唐时代的精神注脚。让人玩味的是，第一次落第的杜甫，邂逅第一次官场失意的李白，两人的相遇堪称文学奇遇，也是一桩载入史册的精神事件，就像闻一多先生的评说，“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这场会面至今备受后人争议，褒此贬彼，两人关系云云，也许辩论本身就是对诗坛双壁的爱戴与效仿。

李白潇洒狂傲，杜甫老成持重，可以看作两个声部，前者是男高音，后者就是男低音。男低音杜甫，低在态度，低在格调，越是这样越能体现其内敛孤傲的一面，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不变追求。然而，天宝六年他再次考试失利，虽说这次是集体落榜，但他身心遭受重创，“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政治上不得志，生活中只能吃他人剩下的残羹冷炙。从那个时候起，杜甫的体内就揣上了一根民生温度计，感知底层温度，测量人性冷暖，他的那支笔除了作诗，还在记录历史。这也是后人孟浩然称他的诗歌为“诗史”的缘故。

我印象最深刻的杜甫作品当数《石壕吏》。上学时语文老师要求背诵，当时我死记硬背，现在顿悟语文老师才是传统文化的燃灯者。其中两句，“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一个“逾”字，传神，生动，很有镜头感。用蒋勋先生的话说，杜甫是一位出色的纪录片导演，冷静客观地记述了大唐盛世和安史之乱背景下黎明百姓的喜乐忧愁。这种忧愁，首先是他自己的忧愁，比如，“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后来幼子终因饥饿而丧命，这不得不说是人生至痛。由己推人，悲天悯人，比如《兵车行》里，他义愤填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流露出一种苍凉感和使命感，因此，杜甫的愁绪、愤慨、焦虑，不同于李白置身宇宙空间的生死茫然，而是泱泱沦肌又无力拯救的生命之痛。就像路遇拾荒者，自己掏不出一把干粮；探望重病亲友，自己拿不

【城市地理】

□刘爱君

“云中一点鲍山青，东望能令两眼明”，这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曾巩在其知齐州时，登华山，望鲍山，追思春秋大贤鲍叔牙有感而写下的两句诗。

鲍山位于泉城济南的东部，开车从其北邻的高架桥上经过，稍加留意就能看到。虽说在周边林立的高楼掩映下，鲍山只能时隐时现，但山上树木繁茂，四季“柏森森”，与周围那些高大呆板的楼房相比，更像是一种别样的存在。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鲍山就属于此类。鲍山因为曾是春秋时期齐国大夫鲍叔牙的食邑而得名；世人也因为敬佩仰慕鲍叔牙的品行精神，从而喜爱鲍山。历史上，鲍山曾经繁木成荫蔚然深秀，却一度树木被砍伐殆尽变成荒山秃岭，现经绿化改造，又恢复成杂花生树名木成林的休闲佳地。然而其高度与体量决定着自古及今充其量也就是个普通山丘。不用说各地的名山大川，单就和附近的几座山相比，它也是相形见绌，毫无特色。然而两千多年来，鲍山就像一座丰碑矗立在这儿，吸引着无数贤人名士前来献礼膜拜，并写诗作文歌咏称颂。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一本书——《春秋战国故事》（少儿读物，多插图）。那个年代能有本课外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那本书被翻了个烂熟。其中，最吸引我的就是“管鲍之交”故事。因为那时候经常从广播评书里听秦琼“为朋友两肋插刀”、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等侠义故事，所以很着迷“义气”



隐隐鲍山青

二字。读了鲍叔牙的故事，就觉着他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幻想着自己要是也有个这样的朋友该多好。长大后，才知道鲍叔牙竟和自己是老乡，还是相隔仅十几里的邻居。知悉鲍山就在跟前儿后，我心中的那份激动与自豪真的无法描述。

日前，去鲍山附近一个单位参加活动。其间，聊起鲍山周边的改造，以及附近原来的历史风貌。生活在当地的人就开始述说原来的情状：哪里是大院，哪里有古槐，哪里有古井，哪里是戏台……只可惜，眼见的高楼起，眼见的一切了无踪影。其中，有位朋友津津乐道着留给他印象最深的一座桥，叫“分金桥”。我插嘴道：“是不是传说中管仲鲍叔牙做生意归来分钱的桥？”他说：“对，对，对，看来你还算对这地方有所了解；有的外地的朋友还误会是‘梁山’好汉分金的桥呢。”在场的朋友都笑了起来。历史如潮卷走万千世象，时事变迁又催几多斗转星移。因了时光久远，历史永远地掩藏起了太多的本相，当然这也激发起了人们对历史的无尽想象。

那位当地的朋友颇为自豪地说：“不久以前，这里还有城池呢，就是史书上说的有名的‘叔牙城’。”从曾子固《鲍山》诗的后两句——“若道人心是矛戟，山前那得叔牙城”来看，旧时山下应该确有城邑。翻阅《史记》、《左传》可知，这里确实是春秋齐大夫鲍叔牙的食邑，而且因为鲍叔牙德行高洁淳朴忠厚，他的家人承继他的家风福荫以至十几代，所以好长一段时间，鲍世后人在这繁衍生息，渐成城池也是可能。可叔牙城并没有一直留传下来也是事

出两块银元，这就是现实的困境。有时候，人生不如一句杜甫，说的也是这种现实主义。

杜甫并非高大全，他曾为了干谒权贵而屈身献赋，也在唐肃宗朝廷担任中央官员，不到一年就遭皇帝斥责，被贬为京郊小官，但是，他抨击黑暗，揭露现实，追随自由，“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十年长安，一朝西行，他带着妻儿四处逃荒，辗转秦州、同谷，后来到成都，创建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成都草堂。哪怕困厄穷苦，杜甫也没有放低标准，从日常器皿到果木种类，都有着极高的审美追求，也是做长久的打算。

这就不难理解，杜甫为什么会写出《春夜喜雨》的千古名篇。“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个春天，一个小雨淅沥的夜晚，我正好在读这首诗，想象诗人的所思所遇——清晨醒来看到整个锦官城春花盛开，一片残红。我蓦地觉得，锦官城的花开了，诗人的心灵也打开了，这是怎样的喜悦？

杜甫的春天，是苦难的春天，也是希望的春天。他早年写过春夜欢宴，“暗花流水径，春星带草堂”；他写过遭遇排挤的春天，“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他赞美过乡野的春色，“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他记录过与家人郊游的时光，“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当然，最令后人撼动心灵的当数安史叛军铁蹄碾轧的哭泣的春天，“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个“草木深”，一个“鸟惊心”，道出家国破碎的忧伤心境，也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家国使命。

凡经历大苦难者，必有大成就，杜甫也是如此。他所处的盛朝遭遇天宝之乱，经历大的时代动荡，战乱流离，诗律也是经历大的转折时期，他主张“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可见，大转折、大磨难产生大悲痛、大升华，带给他的是大馈赠、大格局。正如他拜谒诸葛亮武侯祠时的有感而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颗硕大的泪珠，是英雄之泪，又何尝不是杜甫心里流淌出的悲愤之泪。哪怕身处困窘，他也心系国家，“何时倚虚幌，双泪泪痕干”，月光映照出他的家国情怀。可见，草堂固然是他的精神殿堂，一个放牧灵魂的居所，但杜甫不可能在此久居，干谒才是他的诗意与远方，通过干谒而拯救苍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他的终极理想，也是他人格的完整性、生命的彻底性、理想的未完成。

联想到卡夫卡、赫尔岑、穆齐尔、索尔仁尼琴、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他们都代表社会的道德和良知，正如张炜先生在《也说李白和杜甫》中的一段话，“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伟大，不在于他们行为上的所谓公德或私德如何，而在于他们来自灵魂最深处的罪恶感和忏悔心，在于他们终生都在寻找真正的救赎之路——无限的朝向那个绝对真理的靶心校正自己的生命偏差，救赎自己的灵魂——这才是真正的道德。”

杜甫的成圣大道永无止境，草堂只是他的避难场所、生命停靠、人生驿站，无论是成都、夔州的草堂，还是甘肃天水、陕西延安等地的草堂。所以，杜甫的精神世界难以穷尽，正如生命春天的无边无际，我们重返草堂也永远在路上。

实。前不久读到明末诗人王象春(1578～1632)的《鲍山》诗，“因从白雪楼边过，古店荒碑动我情。云雨山头谁覆手，行人不见叔牙城”，由此可知，至少明朝末年叔牙城就消失了。

说鲍山，讲叔牙。可有多少人知道，站在鲍山西北望，不远处黄河岸边曾经的茫茫滩涂上，就是“管鲍相交”故事中的另一主角——管仲的封地呢！读清代诗人任弘远的《管子城》，可推知管子城传说就在今泉城北泺口附近。有人可能会说，这也太巧合了，该不是附会的吧？

细翻史料，管鲍二人的确有着非同一般的渊源。两人既是老乡，同为颍上人(今安徽)；又是同龄人，史书记载：管仲公元前723年出生，鲍叔牙公元前723年出生或公元前716年出生，大概率该是公元前723年；还都是官二代，他俩的父亲都是齐国大夫，同朝为官。大胆推测，两人因了两家大人的关系，从小就在一起玩耍游戏读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绝对的一对好基友。“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套用一下，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理解与帮助。从这个基础上分析，管鲍之间的故事就自然了，也就更令人为他们一生的肝胆相照相辅相成而感动了。

古人写道：“昨经叔牙里，惟见野人耕”，可现在来此呢？好多次，看着身前身后雨后春笋般涌现出高高矮矮表面上风格各异骨子又完全一例的楼房楼盘时，我就会莫名的恐慌唏嘘。好在，叔牙精神虽历数千年历史变迁，依然被人们广为流传；一如这青青鲍山，任尔沧海桑田山川巨变，我自隐约其间！